



步步驚魂～加州考照記餘

廖大綱

1. 台北醫學院牙醫學士 (18 屆)
2. 美國密西根大學公衛碩士
3. 美國 Loma Linda 大學 DDS
4. 美國加州執業

對大多數的牙醫師而言，考美國執照都是一個沒齒難忘的經驗。猶記得十餘年前甫出北醫校門之際，為了一張台灣執照也曾有不小的壓力，然而充其量那只不過是抱著一本「牙髓」和幾個禮拜的閉門苦讀罷了。美國的考照過程則除了筆試之外還附加了臨床操作一科。一般來說，台灣出來的大學生向來馳騁考場，身經百戰，只要抱著一疊考古題猛K一陣，很少聽說有人過不了關。更何況考不過也沒什麼了不起，每一年總有兩三次機會可以翻身，捲土重來，是不成問題的。

話說回來，也有人從筆試開始就考得驚心動魄，焦頭爛額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來自菲律賓的女牙醫師，她從第一階段開始，就秉持了我們中山先生百折不撓、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；屢敗屢起，再接再勵，等到她終於考過所有測驗拿到執照那一天，已經是七、八年之後的事；她也從一位荳蔻年華的少女變成兩個孩子的老媽子了，考美國執照的艱辛，在這位「菲島范進」身上得到了最明顯的印證。

考執照之所以辛苦，最主要是考生給自己的心理壓力，對一位在美國之外接受牙醫教育的考生來說，除了文化、語言的障礙之外，對美式牙科治療標準並不熟稔，再加上考前謠言滿天飛，都加深了額前皺紋的深度。最現實的問題是：考不上怎麼辦？是要去當燒瓷牙的技工還是洗器械的助手？「天無絕人之路」這句話，是不曾在腦海裡出現過的。

其實不只是對外國人心理壓力大，即使是美國本土的畢業生，這一仗也是「只許贏、不許輸；不成功、便成仁」的。一般老美是大學畢業之後才去讀牙科，因此當他們畢業的時候也已經近三十歲。一場執照考，似乎是前半輩子的努力和下半輩子的飯碗的決勝點。患得患失，自是人之常情了。

心裡緊張、焦慮之餘，最麻煩的是一臨床操作的病人從哪裡來？首先想到的當然就是眾親朋好友，只要祖上八代稍有牽扯的三姑婆六表弟九姨媽一律都抓來過濾。一場「瞎拼」下來，通常是兩手空空，連病人的影子都還看不到。最主要的原因是考試委員會對「病牙」的要求很高，若有條件不符合者連開始的機會都沒有就會被剝奪資格淘汰出局。再說為了求容易過關起見，考生也得仔細挑選病人，免得給自己找麻煩。舉例來說，牙周病病人必須剛好有「適量」的牙結石，太少的不夠格，太多的到時候自己累得半死不說，還可能因為錯失了一兩小塊結石而導致被當掉的噩運，其間差別，不可謂不大。我在LOMA LINDA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同學，剛進家裡沒多久就得意的宣稱：他已經有了考執照的理想病人——他的太太。原來此君的太座有一顆極小的CLASS II蛀牙，若論其深度，似乎還不符合考試條件，但是他的計畫是：下令太座在今後一年之內，絕對不可以用牙線清除那顆小白齒的鄰接面！如此苦心栽培、刻意養育的結果，一年之後那顆牙應該正好蛀到理想的深度，他考照時就穩如泰山了。我問他說：「如過蛀過了頭，變得太深了怎麼辦？」他愣了一下，臉色一沈，狠狠瞪著我說：那我就把根管治療做起來，至少可以拿來當做CROWN的病人！」我自知理虧，從此不敢多問。

爲了繼續尋找「理想牌」考照牙齒，在親朋好友人情用完之後，接下來就是要厚起臉皮「拉客」了。任何有一面之緣的生張熟魏、趙錢孫李都得一網打盡；正是「寧可錯殺一萬，絕不放走一個」。即使僥倖已經找到病人，最好也能再找個「備胎」，以防萬一。記得那時候被逼急了，一向冥頑不靈的我也厚起老臉乖乖前往教堂「懺悔」。教會裡有位弟兄非常熱心幫忙，答應我一定全力以赴。一個禮拜之後，他興高采烈的來告訴我「找到了，找到了」，接著往旁一指，原來就是在他身旁，一臉害怕、委屈像的老婆。爲了避免招惹破壞家庭的官司，我當然是放棄了這個打算。

山窮水盡之餘，最後就只好去當地報紙刊登分類廣告，上面註明：免費牙科檢查。報紙發行量動輒以萬記，廣告效力恢宏自是不在話下，家中電話頓成熱線。然而這一個「FREE」字會替你引來三教九流、五湖四海的各派江湖英雄豪傑。有人數十年沒洗過牙，滿嘴陳年老石，希望你幫他徹底清除；有人整口無一完齒，也盼望在你身上撈個金套子出來；還有人扶老提幼、攜家帶眷，都是衝著一個「免費」來找你的。問題是，你要的理想病人還是不見蹤影。而考期一天天逼近，你也只有將就膠化，無魚蝦也好的準備一搏了。

選擇好病人之後，接下來還有更多的事要做。按照考試委員會的規定，要將病人的資料準備齊全，包括病史、X光片、模型、量pocket深度等瑣事。爲了確保病人的配合，個個準有照牙醫不惜演出一〇一忠狗，鞠躬盡瘁、嘔心瀝血的伺候病人老爺。最起碼的是一兩個小時專車接送，進一步的則按鐘點付費，這種牙醫師「倒貼」病人的故事，俯拾即是。我有一位朋友從洛杉磯帶病人前往舊金山應考，他的三位病人不但來回機票、食宿全部免費包辦，每人每天還領五十美元零用！醫、病倫理的真諦，在這一時刻得到了徹底的詮釋與闡揚。

那一天終於到了，雖然病人並不合理想，還是抱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和兩隻顫抖的手，吞下三



粒「偉哥」挺著頭進了考場。儘管前一天晚上千遍叮嚀萬般囑咐，有些病人仍然姍姍來遲，急得考生直跳腳。我認識一位來自伊朗的女醫師，她的病人考試時間到了仍不見蹤影，急得在考場外抱頭大哭；一個小時之後，病人總算來了，原因不外是交通堵塞、小孩發飆等雞毛蒜皮「鳥事」。她驚魂甫定之餘，大喜過望，抓著病人就往考場裡衝，用別人一半的時間完成操作，最後一樣過關。我自己CROWN PREP的病人在最後DELIVERY的那一刻也是行蹤杳然；我打電話到他住處詢問，被告知

「他剛踏出家門！」原來此兄午飯後睡眼惺忪，遂在沙發上「小憩」，接到我電話，跨上摩托車，以九十英哩時速在公路上飛馳，卻招來了交警「關愛的眼神」，一番折騰之後才放人，趕到考場也已經耽擱了半個小時以上。好在那一顆牙套我早在前一天晚上作弊，事先TRY IN完畢，不需任何調整，直接黏上去就了結；總算有驚無險，大功告成。

加州術科考照共分三關，分別是CROWN PREP，ROOT PLANING和CLASS II AMALGAM，其中以CLASS II最挑剔，也是最多人被當掉的一科。除了病人難找之外，CLASS II的PREP在技巧要求上極

爲細膩，也是原因之一。我另一位朋友在因爲這一單項兩度失利後，痛定思痛，決定第三次上陣時將手機的噴水柱關掉，使視野豁然開朗，便利操作。此招果然奏效，只見此君過關斬將，手到擒來，取執照如囊中物。只是三天後電話鈴響，病人找上門來「醫生，你補的那顆牙痛得我睡不著覺。」他瞎子吞湯圓，心知肚明，只有再送病人一顆根管治療了事。

考完的那一天，只覺得全身飄飄然，那股在身上讓人透不過氣來的沈重壓力終於獲得紓解。一個多月來，爲了考執照的每一步細節，每天早出晚歸，披星戴月；以病人和牙齒爲己任，置老婆與家人於度外；不僅勞神傷元氣，更是心力交瘁、形體俱疲。至於考試結果是「諸法皆空」還是「天道酬勤」，在考完的那一剎那，只怕沒有人在乎了。